

汉英词汇 的

近源探秘

论 LOGUE

你相信吗？汉语自古以来就具有一大批同英语在语源上音义近似的对应词汇！

逐条琢磨汉英对应词的对应关系便能在英语词汇的记忆上增强感性的兴趣和理性的理解。

3.9

谈 济 民 著
(Watanabe Sairmin)

抛开形形色色的语言变化的面纱，不少汉英古词源在语音和意义上展现出相当的近似！在一个又一个惊叹之余，我们都会产生一个共识：汉语和印欧语系这两大语言板块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的根部显示出许多盘根错节的同根迹象。在那很遥远的时代，他们并未被喜马拉雅山脉所隔开……

手持此册会使你的英语学习时时带上惊异的色彩。在饶有趣味的学习中会使你对英语词汇的理解更加深刻。

——原子能出版社

汉英词汇的近源探秘

谈济民 著

原子能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英词汇的近源探秘/谈济民著. — 北京:原子能出版社,
2001.9

ISBN 7-5022-2427-0

I. 汉… II. 谈… III. 词汇—对比研究—汉语、英语
IV. H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5251 号

原子能出版社出版 发行

责任编辑: 张 辉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43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北京朝阳科普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 8.25 字数 218 千字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18.00 元

汉 英 两 语，
大 树 两 株。
破 开 底 土，
相 连 根 部。

——汉英近源探索有感

内 容 提 要

对汉字和英语词汇我们分别查考三千多年前的“汉字上古音”和“印欧语古词根”(或印欧各地的古语),这样我们便会发现,上推得越古,一些汉英词汇之间的发音和词义就越近似。如现代汉语的“物(wu)”和现代英语的 material 两词的语音可谓相去甚远,但“物”的上古音 * miuet 同 material 的印欧语古词根 * met 之间则十分地接近。再如,“熊”和 bear 两词的语音很不一样,但古汉语“熊黑”的“黑(上古音 * piuar)”同印欧语古词根 * bher 则在发音和语义上都相当地近似。我们将“物—material”和“黑—bear”这种在上古时期近似得如同孪生兄弟的词汇称为“汉英对应词”。本书初步考证了近 700 条“汉英对应词”。读者如果逐条地琢磨汉英对应词的对应关系,便能在英语词汇的记忆上增强感性的兴趣和理性的理解,进而能在心理上缩短汉英两语之间的距离,认清两语之间在语源上的共同性,清晰地认识到汉英两语之间原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道理。同时对目前尚玄玄乎乎的“人类原始母语”这一课题在认识上也能大大地迈进一步。

导 言

§ 1. 汉语和英语之间的令人惊叹的语源近似

如果有人告诉你,“物”字在秦始皇时代念 * miuet (上海话至今仍念 mat),而那时拉丁语的同义词汇“material”的词干部分是“mat”,你一定会惊讶汉语和拉丁语之间的语音语义之酷似!

如果有人告诉你,“鬼”字在秦始皇时代念 * kiuer,而在包括英语直至印度语在内的印欧语系中与“鬼”字相同意义的古词根(印欧语古词根)是 * gheis (即现代英语 ghoast 的远古构拟形式),你也会惊讶远古的汉语和远古的印欧语系的词汇之间的面目之相似吧!

如果有人告诉你,“神”字在秦始皇时代念 * dien,而英语的 divine (神的)的印欧语古词根为 * deiw (意义为“闪光、神”),你更会惊叹汉语 * dien 和印欧语古词根 * deiw 在语音形式上的基本一致吧!

同时你或许还会想:印欧语古词根 * deiw 表示“闪光”和“神”两种意义,那么汉语中“闪”和“神”是否也相似呢?查找秦始皇时代的“闪”字的读音是 * tiam,和“神”字的 * dien 也是相当地近似!原来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古代宗教的“神”在古人的心目中的形象就是天

空中的“闪光”，是光明之源。可见关于神和闪光，不仅亚洲和欧洲在概念上一致，而且发音上也如出一辙！

（上述标音前的*星号表示语言学界对古音的构拟音值）

.....

如果仅仅只有几个这样的惊讶，或许你会认为这是纯出于偶然而已。如果有几十个这样的惊讶，你可能还是认为“纯出于偶然而已”。但如果告诉你，对英语词汇查考了其来源甚至其最终极的印欧语古词根并和汉语上古时代（先秦时代）的语音、意义相对照后，这样的惊讶有几百个甚至近千个时，你也许会和本书作者一样，在脑际中勾勒出一幅图画：原来印欧语系和汉语就如同两棵并立的大树，地面上并无牵连，而在根部却是相互盘根错节在一起！展示出它们在人类“原始语言”这个根上的渊源关系。

关于人类的原始语言，在《圣经》的《创世纪》中有这样一段“巴别塔”的记述：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做起这事来了……’，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球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球上，所以那城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有关语言的“巴别塔”故事是《圣经》中十分著名的一段记述。但

在《旧约》成书的时代,人类学尚未兴起,关于整个人类起源于同一群人(或类人猿)的史实,《圣经》是用形象化了的方式将传说记述了下来。当今人类学的研究已有了飞跃的进步,人类的共同祖先源于非洲基本上已成了共识。既然有共同的祖先,那么起初就会“都是一样的言语”,后来在漫长而又漫长的岁月中不断演化,共同特征消失殆尽而成为面目全非的不同语系。但是,即使如此,共同根源的事物间总会留下蛛丝马迹,足以证明其为同根。就英语和汉语而言,充分运用汉语音韵学以及印欧语古词根学的学术成果,撩开形形色色的语音变化的面纱后,不少汉英古词源在语音和意义上都展现出相当的近似性!在一个又一个惊叹之余,我们都会产生一个共识:汉语和印欧语系这两大语言板块之间的鸿沟并不那么辽阔深邃,他们的根部显示出许多盘根错节的同根迹象。在那很遥远的时代,汉语言和印欧语言并未被喜马拉雅山脉所隔开……

§ 2. 揭示汉英语源近似的“音转”规则

人类认识了事物便产生了“概念”。用语言来表达这种概念时,语音便成了表达概念的外壳。概念一般很少变化,或者说变化是极其缓慢的,但语言特别是语言外壳的变化却是很快的,有时会变得面目全非。就汉语自身而言,由《诗经》时代的上古语音,经过唐宋时代的中古语音,发展到今天的普通话,语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

苛 现代音 ke ——— 上古音 *fiar

凝	现代音	ning	—— — —	上古音 * ŋioŋ
谈	现代音	tan	—————	上古音 * dam
钥	现代音	yao	—— — —	上古音 * giak
海	现代音	hai	—————	上古音 * meg
金	现代音	jin	—— — —	上古音 * kiem

可见上述例字所表示的概念至今未有变化,但用于表述的语音已面目全非。不过,尽管语音的变化有时甚至面目全非,但仍然是有规律的。比如“金”字的上古音声母“k-”变成了今天的“j-”,同样地在“京(上古音 * kiaŋ,普通话 jing)”、“结(上古音 * ket,普通话 jie)”等字中也发生着相同的变化。又如:“苛”字上古音的“h-”声母变成了今天的“k-”声母,同样地在“溃(上古音 * fued,普通话 kui)”等字中也发生了相同的变化。因此语音变化往往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的、带有规律性的变化。

下面我们再对上述六个例字归纳一下它们的声母辅音的变化情况:

苛	上古声母	h-	——	普通话声母 k-, 即“h → k”
凝	上古声母	ŋ-	——	普通话声母 n-, 即“ŋ → n”
谈	上古声母	d-	——	普通话声母 t-, 即“d → t”
钥	上古声母	g-	——	普通话零声母, 即“g 脱落”
海	上古声母	m-	——	普通话声母 h-, 即“m → h”
金	上古声母	k-	——	普通话声母 j-, 即“k → j”

本书将上述的语音变化规则“h → k”、“ŋ → n”、“d → t”、“g 脱

落”、“m → h”、“k → j”等称为汉语上古音和普通话之间的语音转写的“音转规则”。

不过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探讨汉语自身的语音史,因此对汉语内部的语音变化规律不作详细的探讨,同时也不涉及过于专业的汉语音韵学及其复杂的专有名词。本书的目的在于利用已有的汉语语言学界的音韵学成果,将其同印欧语系的古词源进行对比研究,揭示出两者在史前所存在的音义两方面的相似性。让每一位学习英语或研究汉语的中国人,并让每一位学习汉语或研究英语的印欧人士了解一个新观点:在世界语言的生成和发展中汉语和英语之间存在着虽然很遥远但仍留有痕迹的渊源关系。为了揭示这种渊源关系的“痕迹”,本书在汉英对比时建立了一些类似于上述汉语的语音转写的“音转规则”作为手段,通过这些手段在汉语和印欧语系之间寻找出在这两种语言之间同义的并且语音形式近似的远古词汇(“语音形式近似”的意义是相互间具有“语音最大公约数”,用{|}号来表示),以此揭示其间的渊源关系。以下所举的例子便是说明汉语“叮”和英语“sting”两词之间不仅现在意义相同、语音近似,而且在词源上音义也相当的一致:

叮 ding → [上古音] * teŋ ————— → {|teŋ|
 sting → [IE] * stegh[s脱落][g-ŋ音转][简化] ——— → {|teŋ|

注:(1) * 号意义为“上推到”

(2) [IE]指“印欧语古词根”(Indo-European Roots的缩写)。

(3) * stegh是欧美学者所构拟的 sting 一词的印欧语古词根,* 星号意义为“构拟音”

- (4) sting 的语源印欧语古词根 *stegh- (刺) 的词尾辅音 g 变成 ŋ 便成 sting。同样与“叮”字意义相近的“刺”字的上古音 *sag- 的词尾辅音 g 变成 ŋ 则接近汉语“叮”字的古音 *teŋ(注:声母 ts 演变成 t)。“叮”虽属日语词汇,书面上出现的年代一定比较晚,但同英语中后起的 sting 的语源情况一致,两词形成了有趣的对应词关系。

其中[s脱落]、[g-ŋ音转]、[简化]等就是语音转写的“音转规则”(详细各规则请参见后述),而最后的[]号中的就是可供汉英两词对比的“语音最大公约数”(汉语和英语词汇各自用“音转规则”转写,因此两者的语音最大公约数之间不要求完全相同,有时有一定程度的不相同)。

那么所建立的这些“音转规则”在语言学上的依据是什么呢?

我们在对比汉英古词源的语音相似性时主要着眼于各自音节中的辅音音素所构成的音节框架,即音节的语音形式(理由详见导言 §4.5)。因此在这里对辅音音素的认识就显得十分重要。众所周知,我们说话时舌头在动,由舌尖、舌面、舌根和牙齿、牙龈以及口腔上部的硬腭、软腭等之间的不同部位的组合,加之喉咙里出来的气流的或爆破或摩擦,便发出不同的辅音音素。也就是说每一个辅音的发音都包含了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例如:“t”音是舌尖和齿龈之间的爆破音(或称塞音);“n”音是舌尖和齿龈之间相碰并且气流通过鼻子而发出的鼻音;“ŋ”音是舌根和软腭之间相碰同时气流通过鼻子而发出的鼻音,等等。下面我们将普通语言学的“辅音表”抄录如下,以便读者对本书的“音转规则”能作深入的理解。

辅 音 表

发音部位 发音方法	双唇		唇齿	齿间	舌尖前	舌尖后	舌叶	舌面前	舌面中	舌面后 (舌根)	小舌	喉
	清	浊										
塞音	清	p			t					x		
	浊	b			d					g		
鼻音	浊	m			n					ŋ		
擦音	清	f	f	θ	s	ʃ	f	e	e	x	χ	h
	浊		v	ð	z	ʒ	ʒ					
摩擦音	清				ts	tʃ	f	ts				
	浊						ɬ					
颤音	浊				r						R	
闪音	浊				ɾ							
边音	浊				l							
半元音	浊	w, ɥ				j			j(ɥ)	(w)		

表中对每一个辅音的发音部位(竖轴)和发音方法(横轴)都作了描述,如:

t:舌尖齿龈音-清塞音

n:舌尖齿龈音-鼻浊音

ŋ:舌根音-鼻浊音

等等。

我们再回到本节开头所举的六种汉语声母辅音的“音转规则”并用辅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来看看便可以发现,它们可以分成两大类:

(1) 以下都是发音部位相同或发音方法相同的音素之间的音转或纯粹的脱落:

“h→k”是舌根音之间的音转

“ŋ→n”是鼻音之间的音转

“d→t”是舌尖齿龈音之间的音转

“g脱落”

(2) 以下两种是由声母和后面的韵母的元音搀合在一起而发生的,没有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的联系的音转规则。

“m→h”

“k→j”

为了慎重起见,本书在揭示汉英之间的渊源关系时所建立的一系列“音转规则”基本上类同于汉语音转规则的第一种,即在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上有共同点的辅音音素之间的转写,比较多用的有[g-g音转][d-n音转][m-b音转][f-p音转]等(详见导言§4.3)。理由是: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上有共同点的辅音音素之间的转写是语言发展过程中比较多见、同时又是显而易见并易于理解的转写;而没有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的联系的语音转写则是必须放在一种语言的整个体系中通过体系来加以证实的转写规则。如果汉语和印欧语系之间存在着同源关系是事实,那么在它们的分化过程中就一定同时存在着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上有共同点的辅音音素之间的转写和没有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的联系的辅音音素之间的转写这两种情况。但是将汉语同印欧语系进行对比时不得不考虑到:由于人类共同的原始语言的分化已经是十分遥远的事,汉语和印欧语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已经不可能具备像汉语内部的上古音和中古音或中古音和今音之间那种呈现出有系统、有规则的对应关系。在目前汉语和印欧语系的渊源关系的研究尚未深入之时,建立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上

有共同点的辅音音素之间的转写规则并以此先揭示出一部分汉语和印欧语系的对应词,想必是较为妥当的方法。

§ 3. 汉英对应词的群体现象

在对汉语和英语的词汇进行词源对照后,本书对判明相互间在词源上的语音和语义基本一致或完全一致的汉英词汇将其称之为“汉英对应词”。如上节所举例子“叮—sting”就是一对通过词源对照后查实的汉英对应词。

通过词源对照和查证,现已发现在某一种意义类别下的汉字字群和英语词群都共同具有相近的语音形式,证明了“汉英对应词”并不是某些个别汉英词汇之间的偶发的个别现象,而是共同的原始语言分化后遗留下来的原属系统的对应关系的痕迹。现举数例如下:

(1) 关于“站立”意义的汉英词汇。

把含有“站立着”意素的字称为“站系列字”的话,站系列字中有相当部分的词汇其汉英对应词的语源形式英汉皆系“(s)t/d + 元音 + (辅音)”的语音形式,如有:

“站(上占‘t) = stand”、“典 = standard”、“荏(上占‘dʒ-) = stalk”、“陡 = steep”、“奠定 = (e)stablish”、“树(上占‘d) = tree([tʃ]‘dr-)”、“停止(上占‘t) = stop”、“凳(上占‘t) = stool”、“正-直(上占‘t-,‘d) = straight”、“贮(上占‘t) = store”等等。

(2) 关于“包着”意义的汉英词汇。

把含有“包着”意素的字称为“包系列字”的话,包系列字中有相当部分的词汇其汉英对应词的语源形式英汉皆系“b/p + 元音”的语音形式,如有:

“包 = bag”、“泡 = bubble”、“丰_(f u ŋ · p) = full_(f u · p)”、“苞 = bud”、“抱 = brace”、“泡 = puff/sponge”、“疱 = bleb”、“胚 = (em) bryo”、“保 = bail”、“脬_(pau) = bladder”、“孢 = spore”等等。

(3) 关于“交叉”意义的汉英词汇

把含有“交叉”意素的字称为“交系列字”的话，交系列字中有相当部分的词汇其汉英对应词的语源形式英汉皆系“k/g/h + 元音 + 辅音”的语音形式，如有：

“交-互-勾_(t ŋ · k) = cross”、“共 = com-”、“和 = [ŋ] · kwe”、“更改 = change_([ŋ] · k)”、“涡_(t ŋ · k) = whirl_([f] · k)”等等。

藤堂明保先生曾提出按语音和意义的分类将汉字分成许多“家族”。从上面略举的三例来看，汉英之间也能找出“同样义类、同样语音形式”的对应词家族，或称“对应词群体”。限于篇幅，对应词群体问题将另文阐述，本书不作深入探讨。只想在这里说明的是“汉英对应词”并不是某些个别汉英词汇之间的偶发的个别现象，而是共同的原始语言分化后遗留下来的原属系统性对应关系的痕迹。

§ 4. 几点说明

§ 4.1 关于上古音

本书使用的汉语上古音来源于日本著名汉学家藤堂明保先生编纂的由日本学习研究社出版的《学研汉和大字典》(昭和 56 年版)。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1) 在不影响汉英词源对比的情况下，将起稿时电脑难以输入的一些藤堂先生构拟的汉语上古音标音符号作了变动加工。如：将倒写的“ə”音归类于“e”音；将半开口的“ɔ”音归类于“o”音；将带双点

的“s”音也并入了“o”音；将喉擦浊音“h”归类于喉擦清音“b”音等，并将韵母元音上的短长音符号等作了省略。

举例：将“培(上古音 * buag)”写作“培(上古音 * bueg)”；将“潮(上古音 * diog)”写作“潮(上古音 * diog)”；将“刁(上古音 * t ag)”写作“刁(上古音 * tog)”；将“瓠(上古音 * huag)”写作“瓠(上古音 * huag)”等等。

2) 有些汉字在《学研汉和大字典》中并没有直接注明上古音，可能是考虑到这些汉字在上古文献中还没有实际用例，于是只写明了和某字同音，如“黛，和代字同音”。本书所进行的汉英对比并不是针对汉字进行研究，而是针对汉语进行研究。应该说，汉字文献的出现总是滞后于实际语言的，文献中尚未出现的字或词并不意味那时的实际语言中尚未存在这些词汇，因此只要同印欧语系之间存在着对应词的关系时，本书便根据同音字给出该字的上古音。如“黛”字在词源上的音义两方面都同英语 dark 一词存在着对应关系，本书便根据“代”字的上古音给出“黛，上古音 * deg”。

3) 此对《学研汉和大字典》中所构拟的复辅音声母少数用例作了单辅音处理。

§ 4.2 关于英语词汇的词源

本书采用的英语词汇的词源都引用自日本著名的英语词源学学者寺泽芳雄先生主编的《英语语源辞典》(研究社出版, 1997 年 6 月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1) 该辞典中所采用的印欧语古词根是根据欧美的最新研究成果《Indo-European Roots》(Watkins 氏著, 1992 年版) 一书并作了适当的调整。

2) 该辞典中许多英语词汇尚未上推到印欧语古词根,只是停留在古英语、古法语、古德语、古诺斯语或构拟的日耳曼古词根等程度。本书认为只要语言一旦产生,便有语言的地方性的存在。地方性语言也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语言分化发展而来的,有时恰恰是地方性语言保存了最原始的语言成分(比如汉语的古代语音特征就基本上都分散地保留在南方各方言中)。因此,只要同汉语对比时存在着音义两方面的对应性时,本书都予以采用。

3) 本书在采用该辞典的印欧语古词根、古英语、古法语、古德语、古诺斯语以及构拟的日耳曼古词根等时,将起稿时电脑难以输入的一些字母符号在不影响汉英词源对比的情况下作了一些变动加工。如:将印欧语古词根中“l,n”等字母卜表示流鼻音的小圆圈省略;将日耳曼语古词根中的“χ”改写作“h”、“3”改写作“g”;将古英语中的“æ”改写作“ae”等等,不一一枚举。

4) 西方学者在构拟印欧语古词根时,考虑到有些词汇在一些印欧语言中其音节末尾的辅音已经脱落,于是在各语言公分母的构拟音值中就取消了音节末尾的辅音。如英语 stand 一词末尾的“nd”音在拉丁语的 stare(=英语 stand)中脱落了,而在希腊语 stenai、立陶宛语 stoti、古斯拉夫语 stjati、梵语 tisthati、西特语 istanta 等中分别以发音部位相同的“n”、“t”、“t”、“t”、“nt”来表示。但在印欧语古词根构拟时考虑到有脱落的情况于是便构拟成 *sta。而我们的古汉语是以单音节词汇为主的,在词汇的语音形式中音节末的辅音即所谓的“韵尾辅音”是区别音节语音形式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不可或缺。因此本书将这种韵尾辅音重新加入印欧语古词根中,并以斜体字母表示。如给出的 stand 的印欧语古词根为[IE] *stan。以此和古汉